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孙彩霞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6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89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统一书号：11190·165 定价：1.60元

目 录

怀念荣孟源同志·····	本刊编辑部 (1)
历史学家荣孟源访问记·····	金 瑛 (4)
荣孟源同志谈史料工作·····	曹振中 (8)

洪杨战役亲历记·····	怡 斋 (1)
吕海寰出使发电·····	吕海寰 (49)
禹县屠城记·····	佚名 (87)
张一麐生平·····	张一澧 (100)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	蔡德金辑 (115)

一个星期的日记——闻一多教授

被暗杀后的记叙·····	庄任秋 (137)
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部分资料·····	闵大洪辑 (155)
吴虞日记中物价摘录·····	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供稿 (186)

洪杨战役亲历记

怡 斋

编者按：《洪杨战役亲历记》系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所藏善本。包括《戎幄塵譚》、《罗尚书战绩》、《髯参挥塵录》等三篇。该书用白棉纸缮写，字体工整，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和注，线装。扉页和开卷各盖方印一枚，印文曰：“怡斋所遇文献古籍记”。怡斋究系何人，待考。

《戎幄塵譚》的作者王可陞，字枫臣，湖南人。该篇主要记述作者于咸同年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的亲身经历。对于研究当时战役的情况，颇具参考价值。

《罗尚书战绩》，系光绪二十四年云南省安南县知县杨宗瀛根据罗孝连的《豫章战绩》校订而成。主要记述罗孝连于咸同年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经历。该书也从侧面反映了贵州苗族人民与汉族为主体的“号军”、“教军”和石达开所部之太平军密切配合，一度威镇黔东南，使清军疲于奔命。本篇对研究当时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髯参挥塵录》，也是杨宗瀛于光绪二十四年根据蒋宗汉幕僚所辑《效忠录》二卷校订而成。主要叙述蒋宗汉在同治年间残酷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经过，并略述其抗法事迹。

蒋宗汉，行伍出身，曾为杨玉科部将，因镇压人民起义有功，官至提督。杨玉科所撰《从军纪略》二卷，早于一九五一年收进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回民起义》书中。本文所载与《纪略》各有侧重，特别对几次大的战役，叙述较为详细，可以互相印证。原抄件回民之回字系污蔑性字眼，一律予以改正。

上述三篇，均由林岩整理。

一、〈戎幄塵譚〉

咸丰二年春，都统乌兰泰^①、提督向荣围粤贼洪秀全于永安州。湘抚骆公秉章檄保靖、永绥兵各二百人，越境助剿。余年二十二岁，辍耕应募。

三月杪，从都司伍昌宣行过全州。贼已于二月十七日突出永安，犯桂林。我军进次韩水司，谍知贼攻桂林不下，东破兴安县，将及全州。（眉注：全州西南有建安司烈水铺，系兴安入州之道，并无韩水司。）

四月初四日，我军还保州城。次日，贼果至，晓夜环攻，迭经矢石击退，夺获云梯三百架，杀贼数百。贼愤攻益急，居民以守城兵少，日盼援军。时总兵和春（眉注：和春时为绥靖镇）、秦定山、游击张国樑等【率】潮勇、捷勇万余，屯太平铺，距城八里，战不利。

十六日巳刻，地雷发西城，城陷。余从伍都司守东门。须臾贼至，伍督战城上，手杀数贼。贼来愈众，急集败卒百数夺门出，途中贼骑充斥，节节苦战，及登寿佛寺山，则十二人耳。南望太平铺军帐迭迭，知援军犹在，急奔之。和公战城北方归，详询来由，收隶乾镇河标营。

十九日，贼掠民船数百，下合江，向湖南永州。知县江忠源扼之于蓑衣渡，鏖战两昼夜，焚贼舟几尽，伪南王冯云山^②中炮死^③。贼改趋道州，提督余万清弃城遁。二十五日，贼陷道州。

五月，余从和军至永州，为提督鲍起豹^④所邀，同伍皆思归。余愤然曰：“彼以乡兵不任战，故邀吾辈，归则适如所料矣。且

① 乌兰泰时仍为广州副都统。

② 此处记载不确切。南王冯云山系在全州战役受伤，逃军永州时行至蓑衣渡伤重去世。

③ 鲍起豹时为湖南提督，驻永州府内。

寸效未成，何面目见乡中父老！”众不得已，从余至宁远县。时江公从和春规道州，次州东协平渡。余叩军门求效。公问：“同来几人？”答：“八十人。”命暂隶武生曾纪绍麾下。余充什长，旋领大旗，而月饷四两五钱，须立功乃给。时方休暑，心急如焚。

六月十一日，诸军分道向城。江军攻东北贼垒，余以新募留后，伏迤北深林。贼锐甚，前军战小挫，退过五里亭西。黄旗贼二十余犯江公甚急，余谓同伍曰：“吾侪立功，此其时乎！”急前据山坡，大呼驰下，横贯贼阵，连斩十一人，追过亭东。棚头朱积善右目中枪仆，余又击散围贼，夺其尸而还。江公录首功。余上二觥，犒银五十两，始得领月饷焉。

二十二日，贼弃道州而东，连陷桂阳，郴州、江华、永明、嘉禾、蓝山等县。江公募军中捷足，蹶贼所向，两日无应者。余集壮士八人请行，遂由城东水南街、四眼桥、下关、梅花塘、嘉禾县至桂阳州。昼伏林莽，夜摩贼垒，贼止则听其口号，行则饱其弃余，前后施从，不出二三里外。江公卷旆随后，相隔一舍。每日以二人归报。忆在梅花塘，四人同行，忽遇旗贼十数，三人骇欲走。余曰：“走即为虏矣。”各以红巾裹额，举刃斥之曰：“兄弟们不与天王出力，逃何往？”贼以为后督也，伏地请罪。余验其发种种，类新胁者。顾皆手握利器，虑为所乘，给之曰：“尔以兵付我，我舍尔。”贼如命，乃脱巾示之，皆错愕谢去。又贼宿桂阳乡村，余伏墟墓间，晓闻鼓角声，以为贼向城也。入巨室觅食，至第四进，瞥见群贼方食。余时仍裹红巾，即以长矛拟之曰：“尔非妖乎？”盖贼骂官军曰“妖”，故效之。一贼笑曰：“尔我皆兄弟耳，何戏为！”余询所属，则云“前军”，余即自称“后军，奉东王令，戮后发者，汝宜速行。”贼唯唯，余遂从容退出。死生呼吸，吁，可危也！

七月初二日，江公至桂阳。次日，贼弃桂阳窜郴州，我军追

至州东，营于陈家湾及城南东岭。

十五日，贼来扑营，击败之，逐北十里。余斩首二级。

二十四日，又克其城东二垒。然是时贼以余众蹙我师，而大股已陷安仁、攸县，破陕西军于金盆岭、石马铺。（眉注：沅州协朱瀚兵败于金盆岭。陕西陕安镇福诚、潼关协尹培立兵溃于石马铺。）二十八日，犯长沙省城，署抚罗绕典檄和军赴援。^①

八月十三日，军抵小吴门，营于柑子园天心阁，与贼垒隔濠。汲水樵苏，皆在矢石之中，而晨夕之小哄大战，更不计数。

十六日，贼攻小吴门粮台，我军击败之。余斩首二级，夺黄旗二面，领犒五十金。

九月十二日，我军分队渡濠，攻金盆岭暨城南贼垒。余执十二幅大旗，上书“楚南奋勇”，直奔城南。忽金盆岭军先败，城南军顾之亦乱，还走浮桥。桥坏，余后至不得渡，炮伤左眼角，追骑垂及，急以旗杆点濠底，一跃过之。贼临濠发枪，又伤右股，昏绝不能起，同人负以回营。和帅临视，赐医药银。一日，创卧帐中，微觉地震，审之若春声，立启江公。掘横堑，未三丈而地穴见，贼逸，遗火药二棺。急沃以水，沃甫訖而贼中火引已至，烈焰所触，犹毙数人，脱纓须臾，则一军齑粉矣。

十月初二日，地雷发金鸡桥，塌城数丈，我军堵合之。魁星桥地雷两发，总兵邓绍良、副将瞿腾龙堵合之，毙伪西王萧朝贵。环城凿外濠，贼计遂穷。十九日渡湘西窜，向军追之。新抚张亮基恐贼趋宝庆，檄我军南扼湘潭。闻宁乡、益阳陷，移军而西，会向军于益阳八里铺。贼由益东青草港北趋林子口、土星港，掠船万艘出洞庭湖。

十一月初三日，陷岳州。未几，又陷汉阳、武昌。向军随剿入鄂。我军留林子口，剿平桃花港阳逻哥土匪，克复岳州新墙市

^① 咸丰二年七月湖南巡抚应为张亮基，罗绕典八月署江西南巡抚，但当时在长沙城中。

土匪，夺获向营饷银七万。浏阳徵义堂会匪周国愚聚众万数，阴通粤贼，为湘东患。

十二月十八日，军抵冯家岭，筑垒未就，国愚万众奄至，迎击败之。次日，又败之于古江，斩首数百。国愚走江西，餘党乞降，收得炮械七艘，献捷省城。

三年正月，向军收复武昌，追贼东下。湘抚张署楚督，江公率师从之。

二月，诏擢公湖北按察使，飭赴金陵帮办向荣军务，而署督奏崇阳通城土匪方炽，留公往讨。

三月十五日，破崇阳匪于桂口，斩匪首陈甲子，俘馘五百余人。

十七日，至通城何葛墩，杀八十余人，匪首何田峻遁，尽毁其山寨庐舍。

四月，还过广济。广济奸民方四象纠众抗粮，戕黄州守邵纶、黄梅令鲍开运。又檄公与提督阿勒经阿^①讨之。公谕匪党献首事，不应，进军东乡。贼大至。阿有标兵三百，夙擅抬枪，公调枪二十伏壁内，羸师诱之。贼乘锐扑营，击毙无数，我军突出烟焰中，与阿军夹击之，东乡贼败去，而南乡贼至，又破之，余斩大旗贼目。休军方食，忽报公弟忠藩分剿西南乡贼，困于菩提坝。余从公驰往，一鼓出之。回顾贼中尚有我军十数，余又奋矛直入，拔七人而还，晚献二馘。江公笑曰：“吾见汝今日所杀，何止此也。”次早，移军向城，水田道狭，行不得成列，贼合四乡之众邀截中途，为首三人手钢叉，余众短刀跃后，伤我亲兵七人，咫尺及公。余急奋矛而前，佯拟贼腹，贼叉来格，忽掣矛上向，直洞其喉，连刺二人，餘皆骇奔散乱。我军斩馘千计，穷追二十余里。至乐树坳，侦首逆张东铭、宋光佑所在，轻兵掩捕，光佑先期遁，获东铭诛之，乃散胁安良。

^① 应为阿勒精阿，咸丰三年曾以宜昌镇署湖北提督，七月死。

五月初五日，行过九江。时洪逆已陷金陵，伪豫王胡以晃再陷安庆，伪丞相赖汉英、石贞祥犯九江、入都阳湖。江西巡抚张芾飞檄召援，公裹粮卷甲，日蹕二百里。

十六日，军抵南昌，与张公议备御：以东北德胜、章江二门当冲，自守之；而令九江镇马济美标兵暨新募乡勇驻永和门外，并毁附城廛舍及附郭女墙。次日，贼果至，依文孝庙筑三大垒，缘墙三面而虚其后，以翼蔽贼舟。

二十日，贼攻空心炮台，我军出战不利，都司李光宽中枪仆，余率同人奋击，夺其尸于万众之中。江、张二公凭城嘉叹，遣人摘腰牌记功。犒银百两。时城兵不敷守陴，而贼匿德胜门外民房，方凿地道；江公议撤庙砖街石，筑章、德门内月墙百二十丈，又开德胜门老月城内深濠，以便瓮听，身负畚鍤，为士卒先。于是军民感奋，昼夜助役，不三日功竣。张公巡城奖劳，许于月餉外日犒银一两五钱。

六月初四日，地雷发德胜门，塌城十丈，砖石乱飞，天地晦黑。余滚落城外，急起趋缺口，则黄旗贼三人已在余前。余手无寸械，掇石乱击之，一贼脑裂死，一贼仆。一贼方反斗，城上军从后刺之，矛出于胸，余践其尸以上。悍贼数千踵至，江公与弟忠济督战城缺，斩黄衣贼目数名，枪毙千计，贼始退。我军亦死百数十人，死于战者十之三，余皆随塌入地，残肢断体，零落瓦砾间，曾无一具全者。

二十三日，德胜门地雷再发，塌城二十余丈，我军又死数十，苦战竟日堵合之。余斩二贼。江公录前后功，犒银三百两，给六品功牌。

八月，夏廷樾湘军、江忠淑楚勇抵南昌，分驻永和、章江门外，击贼小胜。廷樾旋移吉安，剿土匪平之。贼虽力攻省城，而放舟四出，连陷瑞、饶郡县。官军皆陆师，不能与争江湖之利，于是编修郭嵩焘首倡舟师之议，为江公具稿奏之。又先造巨筏数

十，载炮与兵，以资夹击，陆师颇得其益。

二十二日，贼解围去，江公欲追之，众以公弟忠济四月不发饷，抚帅又不给犒银，是夜噪于抚署。抚帅驰报公，公肩舆至，众以为忠济，将犯之，睹公乃止。次日，诸军皆给饷两月，德胜门兵各加银七两，切责忠济。楚勇闻之不自安，逃亡过半，余亦乞病回湘。是冬，江公殉节庐州，追念恩知，不胜感恻。余投楚督吴公文鎔，充镇勇队长，出防黄州。

十二月，吴公来督师，以镇勇属端都司，回驻省东长春观。

四年正月，吴公军败于堵城，鄂臬唐树义师败于金口，皆死之。贼由汉阳西上，连陷德安、随州、枣阳及湖南岳州。我军移塘角防江。

二月，学政青麇自德安来省，旋代崇纶为巡抚。贼侦省城饷绌兵单，围攻日亟。署督台涌阻汉北不能救，青公贷饷江西，令余从都统魁玉^①、游击侯凤岐往迎。军次武昌县界，闻贼船聚梁子湖主富户熊巴子家，余请袭以佐军，魁侯未许，独率本哨掩之，斩熊以下十数人，余贼骇走，追及湖边。魁侯兵来会，共击湖贼，又败之，获粮械无算。次日，破官木桥，毁土桥贼卡，进次山口铺。贼夜来袭，道杀逻卒七人，一人负伤归报，贼随入，列炬如昼。余反灭炬迎之，枪发无不中，贼稍却。乃为退连环阵，翼魁侯以出，仍还塘角，饷遂绝。青公出夫人奁具犒军，遣魁玉、总兵杨泗昌等击贼于矶窝、鸚鵡洲、鲇鱼套，连败之。青公录前后功，擢余外委。

六月初二日，贼由青山分股猛扑塘角、洪山，魁、杨战不利，还走城。城上遍插贼旗，盖内奸启之也。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粮道李卿谷等死之。卿谷谥愍肃，即孟群之父。众拥青公夺门走京口，省贼来追，走蒲圻。蒲圻贼复扼于前，杨昌泗呼曰：“今日有进死，无退生！”其声凄惨。余见来贼无多，排枪先进，诸

^① 咸丰四年二月魁玉应是凉州副都统。

军随后冲击，贼败去。次日，过崇阳白港河西，炊饭未熟，而河东贼奄至，诸军忍饥血战，杀七十余人，获火枪百杆。

七月十一日，军达长沙白马铺，骆中丞馈以银米，还屯荆沙市。

十四日，青公在铁佛寺奉严旨，死；魁、杨亦覆职。公宽大善抚士，诸军枵腹流离，相从不去，死皆哭之。是月，署督杨需克安陆府及京山、天门、潜江、孝感、黄陂、麻城等县，荆州将军官文克沔阳州，汉北军事稍起。

闰七月朔日，侍郎曾国藩、提督塔齐布军克岳州。遣道员李孟群、知府彭玉麟、游击杨载福等水师下汉江，塔与知府罗泽南军出南岸，官文遣魁、杨军扼北岸，同克崇阳、蒲圻、嘉鱼。

八月初八日，毕会省南，余随杨镇屯小军山。

十八日，魁、杨合攻沌口。余以偏师扼沌河之北，浮桥甫渡，新店贼数千来援，兵少不敌，欲还守桥，而贼阵忽乱，则杨军已出其背，夹击大破之，余越堑先登，连克三垒。次日，进攻虾蟆矶，贼万众凭墙，枪弹如雨。魁公亲发巨炮，塌其墙数处，我军入烧棚帐积聚，穷追至大别山、晴川阁，又烧其木城，适南岸罗军克花园，烧贼营九座，而盐关、鹦鹉洲贼船数百亦为杨载福所焚，大江两岸火起同时，天为之赤。

二十三日，载福水师攻汉阳，贼方凭城发炮，我军潜入南门，贼由西门出走，魁军伏月湖堤截杀无算，擒二百余人，省城同日克复。贼溃至洪山沙湖，皆为塔军所殄，逆酋石凤魁、黄再兴夺路走兴国。次日，襄河逸贼回犯，我军败之杨林沟，又与水师蹙之罗家墩，烧船千计。汉川、德安之贼下窜蕲州。

九月，曾公水师发武昌，塔、罗军循南岸，提督桂明与魁、杨军循北岸，败贼上巴河、蕲水等处，驻蕲州界岭，进攻曹家河。余先战不利，后军至，乃败之。次日，攻三道桥，蕲州、田家镇贼分道来抄，我军败几溃，退还界岭。未几，塔军克大冶，罗军克

兴国。

十月，又合彭、杨水师克田家镇。蕲贼来援，水师败之，遂克蕲州，临广济，我军会之于曹家河。闻广济贼宵遁，载福属余觐之，付红衔条一纸，俾张贼馆为验。余假贼装，骑而入，见文庙中有贼二百余人，余大声斥曰：“前军已行，尔何为者？”贼谢曰：“请今即行。”余送至大遽，见“益美号”店门半掩，问：“有兄弟否？”内答：“无之。”余审为居民，出衔条示之曰：“大兵入城，悬此免祸。”主人骇绝，诚速走。余归报命。次日，与守备周宏印先率百人至“益美店”，主人淪茗款留，忽伪英王陈玉成大众自金线铺还入东门，余即麾军出西门，至崇阳桥，背后火枪如雷，马惊坠地，急跃而上，奋矛向贼曰：“能者来斗！”贼错愕，乃缓辔殿军而还。

二十八日，我军破贼崇阳桥，斩首三百，塔、罗军亦由菩提坝至，陈逆大败，弃城走黄梅。塔、罗乘胜穷追，直抵双城驿。我军酌留城守，移魏家亭会之。

十一月初一、二日，大破伪燕王秦日纲于大河铺，斩首三千，毁贼营五座。

初四日，诸军四面逼城，又杀二千余人，遂克黄梅。曾军进规九江，杨制军^①来驻广济，以三道桥之溃，奏摘魁、杨顶带，尽撤所部兵。余于克武汉案内保加蓝翎，而黄梅、广济功竟不录，余遂回湘。

秦、陈诸逆于岁除日袭陷广济，制军走德安，贼蹙之。五年正月，复陷汉、黄郡县，省城戒严。

二月，余以湘潭令孙凯荐书，谒鄂抚陶恩培，细审战阄，命募亲兵三百人。余縋出城，至新桥八步街，旧部毕集。十七日，回至汉阳门外，忽睹贼旗，则兴、通窜贼已由塘角登城，陶公与武昌守多山又殉节矣。布政使胡林翼、副将王国才军暨彭玉麟水

^① 杨制军系指湖北巡抚杨需。

师驰援无及，屯金口。

三月，胡公署巡抚，议募兵三千以益国才。国才部将恒泰夙善余，启留百人，渡口驻沌口。恒攻汉阳贼营，死濠内。余属游击乌隆泰，移防蔡家岭。

七月，胡公留李孟群军守金口，自将二十营渡江屯高庙。我军调还沌口，连毁城西贼垒、龟山望楼，将逼汉阳，而汉镇贼数万来援，我军战败，贼追扑高庙大营。胡急出火弹、火箭资余还战，且云：“再退必戮！”余策马当先，箭弹四掷，刀矛并进，贼披靡，追至三里坡，步众不属，为贼矛所困，伤肩及股，滚落坡下，自分必死，马忽被创咆哮，冲贼四散，余得乘间奔还。胡公立营外，见余创血淋漓，涕泣抚慰，撤所坐椅，令四人舁归。函告王主帅，有：“贵营弁血战却贼，遍体重伤，深堪嘉佩”等语。

八月，胡军进麇山。贼合武汉、德安之众先破金口军，乃渡江攻麇山，时各营缺饷三月，士心颇涣，胡公强之出，略战即奔。公愤，欲还死敌，马惊逸不止，遇都司鲍超船载以去。贼乘胜攻沌口，我军不支，遂从胡公保大军山，既复从赴新堤。胡公收集溃卒，悉汰水陆疲羸，增选精锐，改王公川广营为胜左、胜右二营，又分乌军六百人为精胜营。余以蓝翎外委拔充管带，并先假四品花翎，旋以汉阳战功擢把总。时曾公在江西，遣罗军援鄂，攻克通城、崇阳。胡公奏以鄂臬李孟群总统诸军留沌口，而自率所部至嘉鱼会之。

十月，楚督官文克德安、汉川，来驻三眼桥，北岸军皆禀节度。是冬，我军与鲍超水师败贼于新津，又从李廉访进薄汉阳，破龟山、月湖援贼，尽扫城西贼垒。

六年春，移防王家咀，屡败升官渡上犯之贼。官、胡列余功，擢守备，加都司衔，换花翎。是时，南岸军已薄省城，扼窑湾，水师扼沙口。武汉贼粮俱断，将不支，而罗公攻大东门中枪

忽殒，李续宾代统其众。于是南北诸军辍仰攻，但于扼要处浚濠筑围，绝接济，贼益困。

十一月二十二日，余克汉阳西门桥卡，王主将踵至，一拥登陴，南北门官兵亦入，三面兜剿，毙伪指挥刘满等二千余人，城外截杀五千余人，省城又同日克复，洵异事也。

十二月，李续宾、杨载福下攻九江。我军属都将军兴阿，从克蕲水、蕲州、广济、黄梅。余擢游击。

七年春，改属多都统隆阿^①驻魏家凉亭。陈玉成率步骑二万渡二郎河犯黄梅。都公用知县单瀚元计，空城诱之。多、鲍军击其前，时鲍超已改陆师，号霆军。我军伏桂家畈邀其后，骑贼先败，步贼惊溃，诸军分投抄袭，杀四千余人，陈逆遁小池口，我军连克枫树坳、独山镇。

四月，陈合皖北贼数万分扰罗、蕲、黄、广。霆军来驻黄梅，与我军犄角并进，都、多以马队抄击之，鏖战旬日，毁其垒三十，贼稍退，而蕲州防军失利，皖贼又大至。

五月，胡公督师黄州，谓诸将曰：“贼之犯鄂，无非欲挠我得围，然彼失长江之利，而豕突万山之中，此岂能久持者。今李臬使军在英山，北顾已无可虑，诸军但坚守黄、广一带，俾罗田之贼不能通小池，然后徐伺其便，蔑不胜矣。”乃以石清吉屯亭前驿，我军与孔广顺、巴扬阿屯大河铺，杨载福师船入太白湖，馈巨炮七尊，王主将以三尊畀余，诫曰：“汝营最受敌，脱不守，后军殆矣。”余曰：“老罟当道，请勿忧。”罗田贼屡来扑营，炮毙千计，贼不敢逼。

六月二十四日，多帅以小池口围单，移我军助之。王主将行至半途，炮队失火，与亲兵百数十人皆轰死。余督军后至，觅尸不得，为位哭之。

七月，胡公侦贼粮尽，调集马步诸军奋击于黄蜡山、马家河、

^① 多隆阿于咸丰九年八月才被任为福州副都统。

界岭等处，毁贼垒百数，歼毙万数千人，陈逆遁回太湖。多帅撤王公旧部，别简千六百人，分为精选前、中、左、右四营，命余领右营，随剿入皖，克宿松。一日，阅操湖坪，怒余营伍不整，降哨官，锁百六十人。余友雷正綰劝余入谢，以便同列进言。余谢之曰：“君意良厚，顾性成骨鲠，不能违心任过。自维结发从戎，不扰民，不怯敌，不虚兵额，不克军粮，主帅虽严，讵能妄刑无罪！况新勇皆主帅选授，并非素所拊循，失伍之愆，讵专在我？”雷叹息而去。

八年春，多帅召余曰：“我为尔训练半年，今仍付尔，再犯不贷。”余曰：“辱公不弃，敢不惟命。”

四月，太湖贼犯宿松，屡败之。李续宾新克九江，奉旨先剿皖北之贼。八月以师来会，共破枫香铺贼垒，次太湖城东。东山列五贼垒，李续焘〔宾〕攻迤北二垒，正东一垒最大，多帅令霆军攻之，而自攻迤南二垒。余排枪方过浮桥，奇兵忽出垒后，万众齐上，贼不能支，二垒立破。霆军亦克东垒，并兵而北，遥见北垒旗靡，续焘〔宾〕已克其一，而城贼出救，合击大破之。其未下之垒亦走一空。共获枪炮无数，杀五千余人。

十六日夜，太湖贼遁，诸军追击四十余里，又破小池驿、黄泥港贼垒十数，毙七千余人。续宾进克潜山，奉旨促援庐州，向舒、桐而去。多帅进次蜡树窠，遣霆军攻蜈蚣岭，而自攻石牌。贼闭壁不出，我军佯退，诱贼出追，以后队作前队，而前队分两翼包抄。余首先突阵，贼大乱，夺路狂奔，我军节节追击，尽破石牌上下镇及城外贼营，追及城南浮桥。余复断桥以蹙之，淹毙八千余人，乘胜渡河，河东贼垒亦溃，追杀二千里，还蜡树窠。霆军亦克蜈蚣岭，摧锋并进，直捣集贤关。

十月，杨载福水师亦抵安庆北门，都帅悉马步击贼城西，殄其垒十八。方进攻云江寺垒，忽闻三河之变，续宾死绥，贼复陷舒、桐、潜、太。都帅恐宿松有失，急率步军先还，多帅率精骑

拒后，步军入宿松，霆营出移二郎河。潜、太贼邀我不及，悉至城东北，列营二十里。城中汹汹，方虑兵单，薄暮多帅至，复遣飞虎、胜勇等营出伏城南，独留开化、精选二营守城，命余来日以少兵犯敌。乃索食谈笑，食已驰去，并不自言所在。诸将莫测其意，窃议曰：“贼来自北，败即北还耳，何以南为？”翌晨，余以四十人出北门，战败，绕城而南，贼恐入伏，笑不进。忽而西林骑牵其东，二郎河军抄其北，贼大骇散乱，夺路南奔，城南军复横突出，步骑四合，呼声动天，俘斩万计，追至荆桥而还。官、胡叙余功，擢参将。

九年春，都帅乞病，多帅领其众，进屯新仓。

八月，与霆军克石牌。

十一月，曾公来宿松，胡公来英山，悉湘鄂军围太湖。

十二月，陈玉成纠捻逆龚瞎子、张落刑^①等十余万众来援。霆军屯小池驿，蒋凝学军屯龙家亭，战不利。余从多帅往救，亦不利。阵亡马军协领西林布及哨官向文炳、田应魁等数百人。于是贼营百数，围霆军于小池。拒战六昼夜，贼尸如积，终不退，多帅遣前、中、左三营入驿助守。

十年正月，又移余与训字、胜勇等营屯枫香铺一带，与霆军隔河，冀通粮运。贼于河北岸列卡抄截，多帅患之，以属余。余轻兵渡河，猝入霆营，鲍超诧曰：“将军从天下耶？”次日，夺贼卡三，自守之，粮稍得达。曾、胡二公益发曾贞干等五千人至新仓，金国琛等十四营据高横岭，刻期夹击。

二十五日，霆军战中路，训营战左路，余与前、中等营战右路，大破贼军，追击二十里。适多帅破东堰，罗山之贼驰逐而来，于是小池诸军遏其前，蒋凝学、朱品隆横截之，唐训方尾抄之。贼四分五裂，委械逃命，我军乘东南风急，尽烧小池贼营。次日，并兵攻陈逆于罗溪冲，余拔帜先登，燔其积聚，贼惊溃，

^① 即张洛行，下同。

陈逆易服遁，潜、太贼闻之亦遁。是役也，将士久困思亨，人自为战，愈战愈奋。贼前锋黑旗，著称凶悍，至是望风辟易，无敢抗颜行者。两日间毙贼二万余人，毁贼垒百数十座，为生平第一快战云。多帅追贼青草埔，余入潜山，获粮八千石，军食益充。官、胡、曾叙余功，加副将衔、奋勇巴图鲁。

二月，伪忠王李秀成陷杭州，张玉良复之。

闰三月，江南大营溃，和春、张国樑败歿，江督何桂清弃常州走。

四月，贼连陷丹阳、常州、苏松太郡县，苏抚徐有壬死之。惟薛焕保上海，巴栋阿、冯子材保镇江独存。下游贼焰大炽。诏逮桂清，而以曾公署江督，先规皖南。

五月，公留多帅规桐城，九弟国荃围安庆，而自与李元度、朱品隆军渡江驻祁门。然是时鲍超假还甕，左襄办宗棠方募兵湖南，张运兰亦援郴未返，公孤军深入，仅堪自守而已。

七月，多帅进韩家河，配余与石清吉巨炮各十，往据求雨山二岭。余登中岭立营，瞰桐城贼似无多，而城西北石垒七、城南水垒一，皆列洋桩巨炮，水垒墙峻濠宽，形势尤胜。俄而帅与总兵杨得武至，方共凝眺，飞炮碎杨首，立殒，从兵伤二人。余语石君曰：“贼愤我军出其上，夜必见袭，各伏山半以待之。”贼三更扑营，遇炮反走，又遇伏，击毙无算。多帅闻炮，发骑来觐，则贼已遁矣，乃大喜。翌日，帅以西北多土坡，利开地道，令步队先争之，而自率骑兵援应。诸军毁城北贼栅，逼垒环攻，垒上枪炮如雨，参将许应城已登，坠死；守备王允昌枪穿右目。余与雷正綰、赵既发等麾军继进，四面攀登，甫克一垒，而城贼千余出便民门来救，余力争却之。其出西南门者亦为骑兵所败，鼠窜入城。于是迤西六垒援绝势孤，我军百道攻之，须臾皆克。益并兵攻城南水垒，贼不能守，亦弃垒入城。是日，毙贼共九百余人，乃移余与石清吉、梁洪胜等八营驻西北隅。围攻月余，贼